

大河之北

人物篇(下) 河北人文地理解读

(上接第十版)

张广厚一直从事单复变函数理论、整函数和亚纯函数的研究工作,对几个重要概念即亏值、渐近值、奇异方向和级之间的关系,给出了多种精确表达式。他与杨乐合作,首次发现函数分布论中的两个主要概念“亏值”和“奇异方向”之间的具体联系,被数学界定名为“张杨定理”(也称杨张定理)。

面对这些抽象难懂的基础数学概念,普通人似乎难以理解张广厚所取得的数学成就。但1977年10月《人民日报》头版的一条消息,却从一个侧面给我们提供了参照。

这条新闻的标题是《根据党中央关于恢复技术职称的指示 中国科学院提升陈景润为研究员提升杨乐、张广厚为副研究员》。

“在中华大地结束‘十年动乱’,重迎‘科学的春天’的序曲之时,张广厚和‘哥德巴赫猜想第一人’陈景润一样,是那个时代当之无愧的科学明星。”唐山市开滦二中校长张定跃介绍。

不过,这位来自河北的大数学家,却曾因数学成绩不及格没有考上初中。

2021年10月28日,唐山市开滦二中东校区。这里,伫立着一座张广厚半身雕塑——一个眉头微蹙的中年人,正聚精会神地伏案演算。

新中国成立之初,张广厚曾在这个校园里度过了3年初中生活。如今,为了纪念这位知名校友,唐山市开滦二中正广泛向社会搜集资料,筹建张广厚纪念馆。

“张广厚出身唐山一个矿工家庭。父亲是采煤工,家境十分艰难。张广厚7岁便辍学当矿工。直到1948年唐山解放,11岁的他才重新回到了校园。”

张定跃介绍,由于时间紧、基础差,张广厚第一次考初中时,竟因数学不及格而被录取,只得回到“童工补习班”复习。第二年,他终于以数学100分的成绩,考上了唐山“东三矿”第一所中学——新

生中学(现唐山市开滦二中)。

靠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勤奋努力,张广厚不仅顺利考上了当时的省重点高中开滦一中高中部,而且成了高中三年全校唯一一个数学次次考试均满分的学生!1956年,张广厚顺利考上了北京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又考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

1976年,美国纯粹与应用数学代表团,完成了一份长达115页的访华报告。这个由多位著名数学家组成的代表团,先后聆听了中国数学领域的60多次工作报告。其中,有两项“国际一流”的工作被这份访华报告“大书特书”。

一项是陈景润关于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而另一项研究,便是后来被国际数学界定名的“张杨定理”。

“张杨定理”受到国内外数学界高度评价,但不久之后,张广厚又取得了新的突破。

这便是令奈望利纳高度评价的《整函数与亚纯函数的亏值、渐近值和茹利雅方向的关系的研究》。当时,新华社、《人民日报》对此曾以《张广厚又获世界水平的成果》为题进行报道,《中国科学》甚至特别为这篇论文出了一期增刊。

“张广厚全心投入函数理论研究之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他先后被下放到京西木城涧煤矿、安徽农村和天津小站的解放军农场劳动锻炼,还几乎与国际数学前沿领域的信息隔绝。”张定跃说,当时一份只有20多页的国外数学论文,他翻来覆去地读了半年多,由于翻动次数太多,书页白色的边角都被手指磨黑了。

1983年10月,党中央任命张广厚为全国科协书记处书记、党组成员,级别相当于副部级。但为了不间断数学研究工作,他没有调转工资关系,仍保留数学所研究员的身份。

但长期超负荷的工作,却使张广厚积劳成疾。1987年1月26日凌晨,在刚过完50岁生日第四天,张广厚带着未竟的数学理想抱憾离世。

①孙犁

河北日报资料片

②曹火星

平山县委宣传部供图

③张寒晖

河北日报资料片



区。他的这些作品便是他在不同历史时期对那段血与火战斗生活的追忆和思考;

《烈火金刚》的作者刘流,23岁便参加革命,在晋察冀军区曾担任过侦察科长、军区司令部参谋和军事教官等。“我所熟悉的一些抗日英雄的形象和他们的光辉事迹,老在我的脑海里游来游去,我没有办法抑制自己的感情,非写不行。”刘流曾这样袒露自己的创作心声;

《小英雄雨来》,是作者管桦根据本村儿童团团长带领一群儿童站岗放哨、捕捉敌情的经历写成的。雨来,是抗战时期冀东少年儿童缩影,这其中也包括管桦本人在内;

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一大批这样曾经战斗在河北的战士,将曾经火热的战斗经历融入文学作品,使河北抗战文学在新中国成立后迎来了创作高潮,其中的很多作品都成为当代河北抗战题材文学的扛鼎之作。

仅以抗战题材中长篇小说为例,北京大学教授张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概观》一书,在“抗日战争的壮丽画卷”一节论及四部长篇小说,其中三部为河北抗战小说;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汪名凡主编的《中国当代小说史》,总共论述了十部抗战题材长篇小说,河北抗战小说占了八部。

“通过这些作家作品,河北抗战题材文学在全国文坛的创作优势地位最终得以确立。”王维国表示。

歌声飞扬的红色文艺家

1943年秋,北京房山区霞云岭乡堂上村。

窗外夜色深沉,昏暗的马蹄灯下,一位19岁的晋察冀边区群众剧社社员,坐在老乡家的土炕上,埋头边写边唱。

此时,抗战进入最艰苦的第六个年头。当天,《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旗帜鲜明地提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

读罢社论,这位已有5年多抗战阅历的年轻人,备受鼓舞,当即决定创作一首歌。

当东方再次泛起鱼肚白,一首激昂的红歌经典诞生了。

这便是被誉为“颂党第一歌”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这位年轻的创作者,便是曹火星。

曹火星,是从平山县西岗南村走出的一位重量级红色作曲家。

他生于1924年,14岁便参加革命,抗战时期一直在晋察冀边区群众剧社工作,一生创作了1600多首歌曲,其作品热情讴歌伟大的祖国和人民,享有“人民音乐家”的美誉。

其实,不只曹火星,河北大地走出了一大批著名的红色词曲作家,他们为中国革命和建设贡献了大量的优秀作品,许多都是“经典中的经典”。

2021年11月15日,河北大学艺术学院。

音乐系教师吴艳辉博士,递给了记者一张长长的“河北红色歌单”。

这张名单上,有成名于战争年代的河北籍词曲作家张寒晖、安娥、公木、曹火星等,他们的《松花江上》《打回老家去》《卖报歌》《中国人民解放进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英雄赞歌》,唱出了民族觉醒,也唱出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

这张名单上,有著名音乐家牧虹、卢肃、劫夫、方冰等,他们在燕赵大地创作的《团结就是力量》《歌唱二小放牛郎》等传唱至今;

这张名单上,还有河北籍词曲家晨耕、唐河、生茂、陆原、岳仑、田光、吴光锐等,他们的创作集中于新中国成立前后,《老房东“查铺”》《我是一个兵》《学习雷锋好榜样》《马儿啊,你慢些走》《长征组歌》《祖国祖国我爱你》《北京颂歌》《运动员进行曲》等,都是当时火遍大江南北的金曲。

“放眼全国,河北经典红歌数量之多、传唱度之高、影响范围之广、词曲作家规模之大,都是少有的。”吴艳辉表示,作为一块革命的土地、英雄的土地和“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的土地,河北盛产红歌和红色文艺工作者,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这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风靡中华大地的抗战歌曲《松花江上》。

在日寇大举侵华的紧要关头,这首歌唱出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民众乃至全国人民的悲愤情怀,唤醒了奋起反抗的民族之魂。

单听歌名,很多人都会认为这首歌的创作者是东北人。

事实上,创作者张寒晖是位地地道道的河北人。张寒晖,1902年出生,是定县(今定州市)西健阳村人。他1925年入北平国立艺专戏剧系,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创作的《松花江上》《军民大生产》《去当兵》等著名歌曲,曾在解放区和全国广为流传。《松花江上》出自河北人之手,不足为奇。

北抗战音乐结出了丰硕的成果,成为全国抗战音乐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边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边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呀呼嗨嗨呀咳呀嗨……”

1943年,晋绥边区,伴随着一部新的小型秧歌剧《逃难》的演出,一首脍炙人口的主题曲在抗日根据地广泛传唱。

这,便是我们熟悉的《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欢快的曲调,采用的正是我省沧州地区流行的花狸虎调。

歌曲的词作者刘西林,就是南皮人(原属沧县)。

刘西林,1920年出生,17岁参加八路军后,他被分配到120师战斗剧社。

从小耳濡目染的河北民歌,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灵感。“我童年时代,就曾见到乡亲们每年春节就踏着这个曲调的节奏,边舞边唱《十二月》……‘正月里来正月正,家家户户挂红灯’以及‘呀呼咳呀咳……’的旋律经常在耳边回响。”刘西林曾这样回忆道。

其实,许多河北籍作曲家,都深深受到家乡民间音乐的熏陶。

张寒晖大学毕业后,曾受邀在家乡定县民众教育馆整理民间艺术。他不仅根据当地艺人的演唱,整理加工了很多秧歌戏文,还广泛收集民歌,编印了《晋村同歌集》。

唐河的家乡易县是战国时燕国的下都,当地有丰富的民间音乐资源。唐河早年经常到农村搜集民歌,并以中国传统记谱法——工尺谱记录下来。

田光也是从小跟着村里老艺人学会了二胡、京胡、四胡、月琴等,接受了最初的音乐启蒙。

作曲家这样的生长经历,使许多脍炙人口的红歌与河北民歌渊源颇深。

吴艳辉介绍,张寒晖创作的《去当兵》,与河北民歌《摘黄瓜》曲调基本一致;民族歌剧《白毛女》中《北风歌》唱段,就使用了河北民歌《小白菜》作为曲调来源……

“取材于河北民歌,当时最直接的原因是为了贴近民众,便于传唱。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燕赵‘慷慨悲歌’的地域气质和慷慨多气的燕赵风骨,其实是与红歌的审美风格十分契合的。”吴艳辉表示。

“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打倒了日本狗强盗,消灭了蒋匪军;我是一个兵,爱国爱人民,革命战争考验了我,立场更坚定……”

20世纪50年代初,一首军旅歌曲从部队火遍了全国,甚至在朝鲜战场上也被广为传唱。这首歌叫《我是一个兵》。

“《我是一个兵》当时在朝鲜战场上有多火?当时西方舆论评论说:中国军队在朝鲜有两颗‘重磅炸弹’,一颗是巍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另一颗就是这首歌。”曾作为第一届中国人民赴朝鲜慰问团新闻界代表的河北日报老记者肖峰,这样说道。

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分别为陆原、岳仑,是土生土长的唐山人。

创作这首歌时,他们一个28岁,一个20岁,都是当时从河北这块革命热土上成长起来的“新秀”。

岳仑参军时只有15岁,被分配到冀东十八分区宣传队前从没过学艺术。正是在部队,岳仑第一次受到了戏剧课、美术课、音乐课等正规的培训。

战争年代,河北以其特殊的地位,吸引和培养了一批红色文艺工作者。即便到和平年代,河北在红歌创作中仍占有重要地位。

由于河北省在抗战结束划归华北军区乃至后来的北京军区,河北抗日根据地的音乐家纷纷“进城”,活跃于京津及全国各地的文艺机构和团体。

鲜为人知的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乐团,就是以华北军区军队为基础组建。著名的战友文工团,前身则是晋察冀的“抗敌剧社”。

河北走出的很多红色词曲作者,都是新一代红歌尤其是军旅歌曲创作的主力军。

阎肃、晓光、石祥、石顺义、王晓岭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的《红梅赞》《我爱祖国的蓝天》《在希望的田野上》《十五的月亮》《说句心里话》《长城长》《一二三四歌》《想家的時候》《咱当兵的人》《白龙女》等,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经典。

“在新的时期,虽然更多的河北籍音乐家、为河北创作过优秀红歌作品的音乐家,以及在红色传统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河北籍音乐家们的创作素材、活跃舞台不再以河北为主,但是战争年代拼搏、积淀下来的家国情怀、创作理念与手法、音乐风格中所蕴涵的‘燕赵传统’却得以传承与升华,支撑他们的音乐创作盛开着更为绚丽的花朵。”吴艳辉表示。

(感谢清华大学、南京大学、河北工业大学、河北大学、河北师范大学、河北省地矿局、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邯郸郭守敬纪念馆、正定元曲博物馆、河北祖冲之中学、唐山市开滦二中、涿州历史文化研究所等单位和个人对本报道的大力协助)



红色星阵

星光闪耀的河北抗战作家群

1945年5月,延安。

读罢一份3000多字的短篇小说原稿,《解放日报》副刊编辑方纪眼前一亮,“差不多跳起来了”。

激动的不仅是方纪,整个编辑部都将这篇小说看成“一个将要产生好作品的信号”。

很快,《解放日报》便刊登出这篇佳作《荷花淀》。

“《荷花淀》的出现,就像是冀中平原上,从水淀里,刮来一阵清凉的风,带着乡音,带着水土气息,使人头脑清醒。”多年后,方纪如是写道。

孙犁——这个名字就此闪耀在解放区文坛。

孙犁,一位从河北安平走出的现当代文学大家。

他的小说语言清新自然、朴素洗练,被称为“诗体小说”,是当代文学流派“荷花淀派”的代表人物。他和赵树理、周立波、柳青三位作家,还一起被誉为描写农村生活的“四大名旦”和“四杆铁笔”。

纵观中国抗战题材文学创作,河北作家格外引人注目。

“从20世纪40年代起,晋察冀边区便成为中国抗战文学的重镇。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创作的很多作品至今仍代表着同类题材作品所达到的最高水准。”《河北抗战题材文学史》主编王维国介绍。

2020年9月17日,晋察冀边区革命纪念馆。

在实景再现的一堵粗糙的白灰墙上,黑色的毛笔字歪歪扭扭地写着这样一首诗:狗强盗,你问我么?/“枪、弹药,埋在哪儿?”/来,我告诉你/“枪、弹药,统统在我的心里!”

这首名为《坚壁》的街头诗通俗易懂,简洁得不能再简洁。寥寥几句问答,却生动地塑造了一个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

这种短小、精悍、有力的诗,有个很形象的名字——街头诗。

他的发起者,就是被誉为“擂鼓诗人”的田间。

田间是安徽人,但他参加革命后不久便来到了晋察冀,曾担任晋察冀边区文联副主任,被选为边区参议员。新中国成立后,还曾兼任河北省文联主席。

“可以说,河北见证了他的主要革命经历和文学上最重要的成就。”王维国介绍,田间在抗战之前即享有文名。1938年,他在延安发起“街头诗运动”。来到晋察冀后,他不仅与“战地社”“铁流社”的诗友们一道,推动晋察冀的“街头诗运动”发展成盛况空前、持续不断的诗歌运动,还带头创作了大量“街头诗”。这些战斗的、具有巨大鼓动性的“街头诗”,使他在现代诗坛被誉为“时代的鼓手”。

战争本身就是文学的沃土。

抗战时期,河北地处敌后抗战的前沿,是华北敌后抗日的主战场,河北敌后抗日军民火热的战斗生活,吸引了田间、邵子南、曼晴、史轮、孔厥、袁静等一大批延安及后方的知名作家、艺术家的到来。

不仅如此,梁斌、王林、孙犁、远千里、杨沫、李英儒、徐光耀、管桦等很多边区本地的文艺工作者,在抗战初期,也纷纷回到家乡,发动和领导起当地的抗日文艺运动。

魏巍、陈辉、方冰、雷烽、邢野等很多此前并未从事过文学创作的人,也在这里,开始了文学创作之路。

更为可贵的是,河北抗战文学作家普遍经历了抗日战争的洗礼,他们是作家,更是战士。

2021年10月21日,保定徐水大因镇王村。

一处普通农家院,走进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他就是《敌后武工队》作者冯志的儿子——冯刚。

冯刚来探望的,是一位名叫贾正喜的老人。

贾正喜今年100岁,如今身体大不如前,耳背得厉害。冯刚专程带着中央电视台的纪录片团队到此进行抢救性拍摄。

这是因为,《敌后武工队》中精干机警的战斗英雄贾正,正是昔日战友冯志以贾正喜为原型创作的。

在河北抗战文学创作队伍中,有一批亲身经历了河北敌后抗日战火洗礼、由战士成长起来的作家。他们中的很多人作为战斗员,久经战场上的激烈拼杀,经受了出生入死的战斗考验。

冯志,便是其中之一。

他15岁便参加革命,16岁入党,之后一直在冀中部队出生入死。《敌后武工队》就是根据他在冀中九分区武工队当小队长的真实经历创作的。

冯志这样的故事,并不是孤例。

创作长篇小说《腹地》时,作者王林以一个战斗员的身份亲身参加了反“扫荡”,他像准备遗嘱一样,蹲在堡垒户的地道口,用作品记录下那段血与火的斗争;

《新儿女英雄传》,则是作者孔厥、袁静1947年从延安来到冀中,在参加白洋淀地区的土改斗争时,根据白洋淀人民抗日斗争的所见所闻创作的;

《野火春风斗古城》惊心动魄的地下工作,就是作者李英儒根据他到保定开辟地下交通线的亲身经历创作的;

《平原烈火》《小兵张嘎》的作者徐光耀自13岁便参加八路军,先后担任勤务员、文书、锄奸干事、特派员等职,抗战时期主要活动在冀中及冀东南地



位于平山县西岗南村的曹火星纪念馆 梅树庭摄